



章介庵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譔

尊德性與道問學。惟聖賢交致其功。而後世鮮能兼焉。蓋自漢儒之學。以浩博爲宗。至董江都。外便醇疵相半。宋儒程朱輩出。然後辯極毫釐。朗若日月。此後人所謂漢儒致廣大。而宋儒更能盡精微也。予甫吏臨川。雅慕表章微緒。其先正大儒如晏如王暨明之明水陳公。罔不採輯遺文。庶無軼美。而揭子貞傳爲予言。明水而後。尚有介庵章公。惜其裔貧不能存。書多散佚。予亟稽郡乘。見名列理學傳中。因攷其所著口義。及與東廓鄒公暢析宗旨。跡其學術。豈非粹然一出於正。而於廣大精微之旨。實有其致力者乎。至其兩督學政。痛黜詞章。與歐陽永叔無異。而時方崇

尚左道有削夫子王謚之議。竟以力諍左遷。然則其羽翼  
聖門功。又不在漢宋諸大儒下矣。宜其謫官建李司馬婁  
江時相從講學者日衆。出而之四方。皆知爲介庵弟子。又  
與吾家安定先生事絕相類也。公慷慨掛冠。難進易退。真  
有浮雲富貴氣象。卽詩文緒餘。亦復自成一家。恥爲鍊琢  
蹈襲之習。則雖悠悠斯世。無足知公。而其精神已見於山  
川矣。其能終使之湮沒無傳已耶。予嘗校公文。每與揭子  
相爲論嘆。以爲先生往矣。猶幸風雨一編。燈傳未熄。而不  
能勒之名山。以慰仰止之願。斯亦宰邑者之恥矣。遂謬爲  
選定。縱不能盡窺先生之闢奧。亦庶幾如江都繁露。並著  
春秋。使天下知程朱心法。究有起而紹伊洛之傳。如先生  
者。用以興起來學焉。是則予今日表章之微意也。大

章介庵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贈莪峯潘兵部榮轉北京兵部序

皇上綏輯萬邦。十有五年矣。維時文事大競。武畧浸疎。沿  
邊將士。乃或大弗宣。乃心憲悍。鴛鴦矯抗。命吏皇用矢于  
庭。曰眇眇予亂四方。罔敢易于上下。亦惟我祖宗時。大荒  
絕徼。請吏奉貢無虛日。矧茲戶庭。乃若時弗軌。予曷敢不  
若干前寧人。明致天罰。厥旣盪定。乃申儆于庭。曰維茲兵  
曹實寄樞輪。寓武威。昔在列聖。罔不慎于茲。其益懋簡耆  
俊。俾詰戎兵。時羣公庶尹。服德音。惟謹乃今。兵部右侍郎  
員缺。則相與謀于庭。曰今驕將悍卒。所在有之。因襲旣久。

獎事日滋加以勢無定局變靡常形且三邊六鎮以及四  
川雲貴兩廣諸邊地勢孰險孰易聲援孰通孰絕墩障孰  
堅孰圯險隘孰守孰廢將領孰勇孰怯兵卒孰練孰弱長  
技孰多器械孰利孰可屯田孰可堡塹孰可以常而撫孰  
可以計而定是惟周歷邊鄙諳練有素者乃可議已乃相  
與颺言曰今南京兵部右侍郎莪峯潘公其人也蓋公自  
起家進士以迄于今凡奉璽書從事者六賜冊命寵異其  
身以及其親者十有四貴如蔚如灼于羣瞻其資望隆矣  
治民治兵詳刑典憲以至巡海操江皆茂著聲績其才猷  
裕矣嘗巡撫邊地修築諸處城垣地無遺險而民賴以安  
則公于邊事蓋素所練習矣故今求可以贊樞曹當上意  
者宜無以逾公於是相與剡銜疏公名以請得俞京師皆

喜越十又四日邸報至南京皆與京師無異居月餘公庀  
裝就道司務張邦瑞等相率請言以贈予辱公知多矣恐容  
以不文辭雖然君子之于贈別也不但區區道達戀慕離  
索之私而已有交相勉戒之義焉有惜別愛時悉心考問  
之誠焉况予與公素所上下其議欲行而未能遽行者多  
也可無言哉夫選將以御兵常也然詩書元帥雅歌投壺  
者率千百人一二耳今或動以威儀閒習言詞詳雅飾小  
節避吏議與夫攻於墨跡詩律者爲可用然則選將之法  
得無尤有出于今日所習見者乎練兵以待戰常也然勁  
弓重鎧可以程力中微盤槩可以審藝超距跳濠可以觀  
勇今或旅隊進退殆于兒戲羸弱參半未見棟汰然則練  
兵之法得無尤有出于今日所常行者乎貴勇發于盛氣

盛氣畜于崇利懸賞以厲將士常也今或乘便鈔掠輒爾  
大舉邀獲殘餘竝冒上賞坎蔽成風士心日懈然則所以  
畜怒養氣得無尤有出于今日旌賞之格者乎凡此皆予  
與公素所商度而未能有畫一之規者今公雖往可以無  
相告哉夫神明生于用物之多經制定於閱歷之審予雖  
不敏願服公訓以往他日倘有得于補偏救弊之要盡利  
可久之方且以成公交修並濟協恭體國之美也

贈廣德太守同年翼參朱君赴京考績序

介庵子曰明興及今百七十年餘矣始之以元聖之先物  
繼之以平格之弼亮終之以羣材之效謀所以平準吏道  
綜括民隱保乂元元之法昭哉備矣然自正德以來往往  
追慨於成化弘治治法之盛豈道固有時降耶抑左右康

濟之宜尤有未盡也聞諸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  
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及至汙樂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鬪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齊之整之前有糜飾之患  
後有鞭笞之威馬之死者已過半矣莊子此論言民之不  
便于苛急猶馬之不利于煩擾也故夫治民之道莫若務  
躬行而修實政省拘礙而簡節目聽其自適而惟節其過  
防其溢使不墜於饑寒麗於刑罰焉斯已矣而或乃鯁鯁  
然常以斯民爲牛羊爲鬼物爲龍蛇持之惟恐其不悉察  
之惟恐其不詳迫而驅之惟恐其或假息而後期遂使愚  
且懦者凜然喪其有生之樂而諸不能坐以待困者則相  
與競出其奸以巧逃其上之法法愈密而奸愈滋天下囂

然日趨於智巧相勝之地其勢不至于潰敗四出未已也  
悲哉臨御簡寬之道不復見于今日而申商之禍至今爲  
烈也夫自三代而下吏治之盛有過于西京者哉西京之  
吏治有過于黃次公諸人者哉而次公之守潁川也先教  
化後誅罰務在成就而安全之每亭必畜雞豚置棺槨以  
贍鰥寡孤貧爲條教置師帥以勸耕桑畜養一老病丞逐  
而去之亦何足異然且愛惜其廉欲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則其諸不爲苛急可知矣宣帝患吏急而霸獨以長者爲  
當時倡率之民安田里無嘆息愁苦之聲漢道之登霸之  
助不少也是故良吏之治民也以已悍吏之治民也以民  
以已治民好惡休戚通一無二是故揣摩猜防之私少而  
簡便平實之政多是之謂順馬之性而不撓其真者也以

民治民則形骸隔而爾汝分好惡休戚之際固有若秦越  
之不相爲謀者是故不勝其私也而疑生焉不勝其疑也  
而防生焉不勝其防也而殘暴之政行焉莊子所謂燒剔  
糜飾而馬從以死者也古今治忽之原雖非一端而最大  
且急有過于此者哉同年萬安翼叁朱君守廣德順施而  
不鑿舉要而不繁釐刷整頓而不苛及今三載矣民安其  
治士樂其教駸駸乎有成也茲以考績赴京其屬建平尹  
同年何君徵予文以贈其行予喜翼叁不狃于俗而能力  
行古道以庶幾乎次公諸人之所爲又不爲苛急而不恤  
其民趨時好而競功名者所爲也循理而務爲寬簡有不  
爲專求自盡者所爲也若夫不奪于外而專求自盡則固  
聖賢之所以教而奉若天命之道也茲豈但優于牧守哉

雖宰天下可也故樂爲之言

送伍憲長拜廣西右轄序

今上紹堯訪落于茲六越月矣制若曰惟天立后罷綬于四方粵若大猷時惟任賢睠茲百粵迭在要服外邇交趾內雜夷獠山菁毒霧桴礮時警其簡在服勛望宿茂往牧其地以安朕志於是今江西按察荆南伍公實膺廣西右方伯之選先是逆藩構亂公以良二千石首倡大義摧陷廓清休聲振于函夏方將論功行賞廟議未諧而先有是選是以拜命之日僚案之士輒私相語曰公之才望名天下功業在社稷宜入而管握樞機繩架百工以佐維新乃以旬宣之職去國萬里徒展其所得于偏方一隅之地公無乃不豫乎某竊解之曰徇義之士不以利鈍而忘其自

立之心畢命之臣不以遠近而廢其效節之志故益于民不必利于己嫌于志不必便于身禪于國不必近于君崇于功不必亢于位也公亦何不豫之有公之大父某先生歷官郡佐卽引休田里清風雅望激揚士類公幼而得于家庭者多矣繼以明經高第奉對大庭出而推邦刑于江左中忤權奸翕舌思噬恬然而歸及其來守吉也旄頭亘天禍延紳珮公折矢誓天志平叛亂義師東噪元惡成擒當是之時惟忠憤是知夷險成敗於公之心又何計也夫以廉白之家學英毅之天資發而爲鏗錡炳耀之事業有肅將王度之貞有不畏強禦之剛有樂義知命之識有忘軀犯難之忠有應機濟險之智其才其德要皆出于尋常萬萬也公非徇義畢命者歟然則茲行也吾知其亦惟求益

於民慊於志禪於國崇於功而已世俗所觀望而欣戚者皆非公所容心也矧朝廷腹心也方岳四肢也爲天子宣布德澤以安元元而康其四肢亦旣足以行其學矣公亦何不豫哉時諸僚衆皆以予言爲然或以告公公亦曰吾志也遂相與餞公于江潯而併書予言焉

復任志雨詩序

嘉靖四年秋戶部正郎久山丁侯出知撫州始至謁之於孔家驛之觀風館方修主客之禮侯喟然謂衆曰不穀之來也道吳及越桔槔之聲所在盈耳然未有若撫之甚者也苗其稿已乎民其泯已乎正賦其將不能供而常祀其將不可舉已乎夫爲天子牧斯民而不吊于天如是若何以自解於人而夫人亦孰能說之蓋視其色悵然如有所

求而莫之能得也悔悔然如有所重哀而不違以須臾寧也侯之誠于閔雨如此俄而陰雲四翳雨下如注明日復任雨如之履任之明日又如之於是四郊沾足謳歌之聲相聞侯喜謂僚衆曰茲雨也天始以永斯民之命乎不可無述乃志之以詩有薄德敢云回帝意潤枯端合慰民情之句郡中士夫聞而賡之者若干首郡博陳公又粹諸冊而屬衣以序竊嘗謂天下之道感應焉盡矣感應之妙天人焉至矣感之者人然人也有一天焉人未始不爲天也應之者天然天也有人焉天未始不爲人也故天人一而已知道者必于此乎先焉然則天豈外于我哉觀侯今日之事可見矣慎斯術也以往凡利必興興之而不遺其力凡害必除除之而必盡其心雖飲食嘔笑之微罔不惟民



之承。則感道修。而天之天。即侯之天也。昔箕子叙洪範。謂夫休徵之來。由于五事之得。允若茲。則夫五者來備。各以其序。非自外至也。惟侯所意欲耳。茲土之民。不永綏無疆之休。耶侯亦有無窮之問矣。侯其勉之哉。

○贈張東滄司教弋陽序

福寧張中夫之教臨川也。刊華以崇雅。履信而黜浮。君子曰。知立本矣。晨夕闡微詞。訂疑義。剔冗蕪。而標精蘊。以應諸生之所求。君子曰。知自強矣。博喻而曲成。因勢而利導。引以所安。投以所好。使之從新如歸。捨舊如遺。以各得其性之所近。君子曰。知孫施矣。于時臨川之士。薰而化。感而興者。蒸如也。今嘉靖七年秋。銓部以年資擢掌弋陽縣教。出祖且有日。有言者曰。士之仕也。非苟自利而已也。將行

其道。以樹勲於當時。而垂光于後世也。然事與位並。業與權偕。位之不亢。權之不重。而欲行道以昌其業也。難矣。方今內外之官位。卑而權輕。如學職者。能幾何哉。惟聖明崇尚師儒。非辟舉及科貢之士。不以銓。旣銓而績效著焉。其遷轉之序。往往與登進士科者埒。上之爲臺諫。次之爲部寺屬。又次之。亦不失州縣長貳之職。以故有志之士。家貧親老。而仕者多就焉。夫固有待而爲之也。非以其可以樹勲行道。盡其量而將終身也。今張君勤于吾臨川之士者。九年。亦旣被知當路。而歷典文衡矣。乃獨不得並駕才賢。陟華要。任司牧。僅轉一學諭而已。然則積雖厚。莫究其用。中雖閎。莫肆於外。斯行也。得無重有嘆于中已乎。予曰。諱有是哉。君子之于天下也。志之所欲爲者。無窮而力之所

能爲者有限。故狹夫建事。必出于已。智者樹功。恒因於人。君旣以其所學作臨川之士而興之。又舉此加彼。使弋陽之士亦若是焉。繼今二邑之彥。褒然而彙。征內之爲鼎輔。爲臺諫部寺。外之爲藩臬州縣。粹之爲道德蔚之爲文章。立之爲節槩。流之爲惠澤。以熙帝載而贊王治於無疆。皆君教成之效也。夫宰相擇賢才以成天下之治。君育賢才以備宰相之求。二者於世道。吾未能有軒輊也。故官敦學。則官非卑矣。羽化權則權非輕矣。考其所成。至與相天下者均焉。則非不足以行道而建功矣。彼位宅公孤。義關弼亮。巍然具瞻。反之而無可以自靖者。相去何如哉。君何爲不怡然就職也。而何嗛之有論者。唯唯而退。君聞之曰。章子知我哉。其同寅及館下諸生。亦以予言爲然。請書以贈君。遂書之。

君遂書之

贈金谿林尹赴京述職序

夫民之命受於天而制於君。君治不獨成於是。挈而授諸吏。然則民之命豈但制於君。亦制於吏也。自夫心學廢而吏道裂。吏道裂而民命窮矣。甚矣心學之切於吏治也。本末之不貫。大中之不立。學之爲文辭之工焉。爲訓詁之詳焉。爲記問之多焉。爲鈎鉗之巧焉。出臨乎民而無可推以行也。則訛訛而議曰。夫若是其慢上而行私也。若是其相挺以力而相誅以利也。若是其狙于爲奸而易于爲亂也。于是乎秦越視焉。虺蜴視焉。智數之是矜。力威之是騁。而已積漸而習之。驅頓而屈之。民愚而莫之譏也。懦而莫之道也。粉飾具而莫之剝落也。則憫然自詫曰。吏治之道莫

善是是亦足矣彼脂貌漆中者習見其然也則亦譁而和之曰是誠有治理效者也然徐而察之則事力耗矣物情闕矣芳華盛而津潤竭矣甚哉吏道之裂之弊也不準諸天不度諸人不根諸心惟詐力之用奈何乎民命不窮且索也故夫民之未戾者非君與天之故也吏實未嘗知有心學之罪也心也者通天地民物而一焉者也致吾一而不二以二則存之爲至誠推之爲大順播而敷之爲美利揭而置之爲彛法至易至簡平軌民物而施無不當奚必鑿出多岐雜施屢變而若彼其紛紛也是故心學明而吏道一民生厚矣金谿撫屬邑其地隘其民稠當盱信二府之交其徵發科條視崇宜諸邑倍焉今嘉靖五年天子以南海林君來治之君不矜智不任力以廉爲興以恕行之以慎爲樞以果運之以勤爲棟以簡操之有所建置也惟其俗有所更革也惟其時小大之獄其弊也叅諸法必均諸情式貢之數其取也用其一必緩其二居三載而邑中翕然稱治平蓋自昔吏茲土而善者吏與之民或否焉民與之士或否焉境內之士矣吏民與之旁邑之民或否焉與之而無間焉者君之外不多有也君殆優于心學而見夫天地民物之大全者乎不然何其居之安而推之順守之約而成之博如是哉誠使寓縣之吏皆得如君者又豈但金谿之民得其治哉君吳郡太守桐岡先生之子其流之所從來者遠矣固宜其有是也七年冬羣后述職君將諏吉北上邑文學暨弟子徵予言以祖其行故爲書此兼以風吾黨之士使知學問之不可徒驚于外也爲之序

杜埠楊氏族譜序

崇仁杜埠楊生鎬暨其弟錦頊與其宗老逸素南崧諸人重修其族之譜而請予爲序自宗法廢而系族亂史遷因之以作世家作年表遷沒而史法專主於編年世家年表之意微矣後世又因之以志族譜姓凡以釐叙聯屬綱維人道也然自唐以前其書藏于冊府其事領于有司士大夫又往往各自譜其族迨宋及今則惟家自有譜而朝廷不復以此班諸職守宜其日趨于苟簡繆妄也夫天下之生衆矣原其得姓受氏之初固有本同而賜姓以別之者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亦有本異而賜姓以同之者婁欽項伯皆以高祖之命爲劉姓是也異而本同同而實異數世而後難乎不眩矣漢之初年春秋諸國譜牒具存史遷以良史之才博綜而橫揆之然燕世家自召公至惠侯凡九世其間爵秩名諡已無可考彼望國也久則猶有然者况自小國而下傳世旣多去本益遠簪纓與皂混爲一區無可考噉以及五季之衰丐養假竊紛然雜出而此弊極矣乃欲牽合杜撰自其罷無徵者譜之以迄于奉祭者之身不亦誑之甚哉是故譜貴乎信則尊尊親親良心自然不假勉強雖有婢戾之徒亦必怙然愧伏而不敢肆天下豈有自賊本根而可以爲人者哉反是則雖壞丘隴而宮室之驅族屬而奴隸之亦將安然爲之而不顧譜之不可不信如是杜埠楊氏之譜從來久矣乃今鎬等復承先志而蒐輯之斷自雲石爲始祖又首發凡例以輕棄其祖附非其類爲戒益與世俗所謂譜者不侔矣確乎一

章介庵先生集  
家傳史也。夫其譜之信如此，凡楊氏之子孫覽之，而孝敬慈愛之心，勃然油然而若。或迫之固，水木本源人所同有，自然之情也。其或祠祀不修，墳墓不飾，婚姻不辯，慶吊不通，強凌弱，富吞貧，衆暴寡，智詐愚，則譜雖信，猶不信也。雖有譜，猶無譜也。而予之序之，無亦俳優媚人，強作剩語耶。鎬也，與其父兄宗族尚胥勉之哉。

章介庵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騷

招浮丘君詞懷賢也。章子獨學而寡儔，故擬此以見志焉。

山青青兮迴抱水，油油兮縈紆樹。旖旎兮鳴鳥，沼澄明兮游魚。閣崢嶸兮丹雘，眇蜚廉兮不如素。耿耿兮明璫，綠熒熒兮晶珠。望紫玄兮何許，莽重關兮虎豹。趨君胡爲乎不來此焉兮攸居。

二

瑤席兮爲寢，瓊芳兮爲興。琅函兮雲笈，顛昂兮步虛。歌閭發兮窈窕，舞續紛兮美且都。攬韶華兮難再，歛流光兮歲

將徂神鉛兮內瑩大丹兮可圖君胡不來兮使我心孤

五言古

登子陵釣臺

昔過子陵祠雲煙迷咫尺今茲復來遊軒楹淨如拭羣峯壯欲飛幽瀨鳴相激林深日蒼涼風清毛灑浙雲霞自昏曉題咏雜今昔世俗日衰頹兩端互肥瘠熾趨各爭妍軟美競投隙所以嚴子陵羊裘甘遠適孤風信絕倫然乃太拘窄吾觀聖賢心扶顛還拯溺豈必務潔身不與世休戚中庸不可能此語非諧噓王公當代豪劉子駕已逸折衷契我心千載誇雙壁

五言律

錢塘時北上以病留滯卒復南還

越山看不足江水去何平不謂支離骨還成汗漫行長松煙共綠芳杜雨添青出處憑真宰東風若有情

龍游舟中

江風吹雨霽野水抱村幽景近菖蒲節春深薜荔洲林扉清晝永松逕綠陰稠謾作臨岐別乾坤尚此浮

自蕪湖往姑孰

驅馬蕪湖縣天空曙色涼露蓮嬌欲語風稻秀還香迢遞遠鄉井徘徊過野塘幽懷無處寄清瀨起滄浪

和都憲孟有涯韻

東野高詩格寒蛩亦自鳴梅花新物候棣萼亂鄉情天隔雙魚斷庭空一鶴清投簪何日事南去不多程

崇安留別汝都寺

把酒還聽雨他鄉各愴情  
幾人憐老馬到處聽啼鶯  
淨綠依簷潤幽香入座清  
故山今咫尺春興滿懷生

同建寧郡教樂安余景華先生遊武夷

武夷奇勝地今我重來臨  
潭暖風雷靜山迴紫翠深  
抱琴因鳳曲拂劍欲龍吟  
却愧駑驚客飄飄散雨襟

其二

白日翻丹壁清風吟翠條  
道人頻漱玉羽客善吹簫  
王子來何暮張仙去已遙  
鹿門還落落孤負紫芝苗

其三

落日千巖靜孤雲半壁浮  
鳥鳴雙澗合龍蟄一潭幽  
桂館經年夢蓬萊此日遊  
前人如可作誰是共仙舟

七言律

初至建寧和憲副楊西嶼韻

建州風物自天開何處從空曳履來  
江雨夢殘還擁被朔雲望斷更登臺  
溪光繞郭晴尤麗山色衝簾暝却回  
已學支離從去住九霄鐘鼓更相催

同通守廬陵羅鳳洲登梅仙山小酌

小徑盤迴野水潄層巒高閣更杯深  
黃鸝暖日嬌相逐紫燕輕風弱不禁  
湖海故人稀會合乾坤此地幾登臨  
天涯悵望凭欄立愁看浮雲弄午陰

遊永安寺

虛堂燕坐更焚香鳥語蛛絲日轉廊  
僧定煙花知夢斷官閒天地正詩忙  
籜翻籬筍枝枝綠穠徧庭槐樹樹黃  
對景風塵渾不計隨人至此已俱忘

赤壁圖

坡公懷抱誇奇絕縱棹乘流一舉杯天地尚餘爭霸氣江山久待供仙才霜寒月白潛蛟舞骨冷魂清孤鶴來一幅良工輪獨苦虛堂心賞得徘徊

題遺惠興思卷送臨川尹林西橋行

明廷豪雋海邦儒來縮臨川大尹符元凱橋成卑小惠文翁學建陋前圖青雲已見衣生豸綠野猶傳戶有魚我亦建州曾佐郡可能中駕並君驅

黃濟廳偶興

清虛臺館宜幽賞坐見東風催物華對客笑談能有竹隨時開落可無花喬林好鳥初離谷上苑遊蜂正擁衙對此神情應更進况當風景滿晴沙

贈朱存參領運赴南都

存參索我題詩卷我不超然詩亦塵即使卑吟猶適意若教無語或傷神人言絕似許玄度吾道何如鄭子真此別幾時還接席相看應念百年身

七言絕

寄以方黃年兄

我憶沔陽黃判官停雲賦已夜闌珊何時來共鍾山酒翠栢蒼松相對寒



陳明水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誤

天之生人必有異乎庸衆其所爲不朽于世者施於生民者謂之德篤於躬修者亦謂之德銘之典冊者謂之功著之論議者亦謂之功發爲德音者謂之言見爲文章者亦謂之言夫人有是三者而庶乎其全矣臨川陳惟濬先生以其終始學道縣之明水山故稱明水先生年甚少而成進士例當授太常寺博士一夕思漆雕開未信之語上疏請告夫太常寺博士散職也上之非公孤無論思之任下之非州縣無理治之責卽未優於仕無大害於事而必請告而歸至三年而後出且其三年之中初未嘗謀及治政也當新建倡良知之學往而師之一見有得終身其

明水先生集序  
業蓋自孔孟以來千百年道統幾廢至象山嘗聚學者講  
君子小人義利之章一時聞者流汗浹背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此夫良知之彰彰者也然久而道沒後世士大夫始  
爲科舉其於良知之學僅從訓詁演爲文字以應世中更  
汨沒於名利舉前之貌爲誦習者并棄之如遺於此有奉  
教如一者道不在茲乎自後武宗下詔南巡太常寺博士  
于此事又何與而先生卒奮然起而爭之以至桎梏跼午  
門五晝夜廷杖革通籍迹其聲光豈不偉哉嘗論夫君子  
之仕非徒仕而已也必其中有所挾持其大在乎明心見  
性而明心見性則主乎靜靜則意有所主乃能利害弗疑  
艱險弗避先生在明水三年從事心性之學蓋已極乎靜  
矣靜則能明乎理故一出而能建言持事如此也且不特  
此也先生嘗爲古文矣其言皆湛深經術緯之以正意皆  
關乎世道人心不爲苟發至其詩豐腴不減風人一歸于  
敦厚余觀臨川先正類有文集名世求其潛心宗旨本聖  
賢以厲德行因心性以著文章卓然命爲豪傑未有若斯  
之什一者要由其主靜出之故言語之末亦淵淵有靜力  
如此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之嚮往於先生者不  
啻於此言焉

陳明水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作象山書院錄後序

象山孟氏之傳也自朱氏之言滿天下士膠習聞非詆斥以爲入禪則附和以爲偏內東山白沙之論微而不章篁墩以來始調停爲兼取之說先生之道實不著者且數百年于天下矣夫先生之道辨釋氏旣精以嚴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雅言之矣建安無晦翁青田無子靜此豈有我者可幾耶然猶曰苟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道固不容二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以求仁也仁也者性之德也是故尊德性之外無

學矣後儒析而二之則思孟之意亡矣而顧先生之意又何惑乎先生曰學有本領六經皆我注脚秦漢以來學者乾沒糟粕蠹蝕筌蹄以爲功雖賢者亦直不百步耳濂溪明道乃克振孔孟之墜緒而尋復湮蕪積習滋毒至先生真所謂取日虞淵者而是非不著遺書罕傳某也雖生是邦弱冠筮仕始獲購而讀之用克知其道時則郡守河南李公茂元始刻以廣之而陽明夫子序焉推明聖學之宗由二千直逮先生而論始大定先生之道蓋至是始一光矣獨慨夫象山書院東南洙泗而復鞠爲禪居其地今屬貴溪竊嘗欲恢復之而未有所遇今三衢程毓賢之爲金谿也始創書院于南垵而復招相釋奠不亦爲之兆與其規模形勝雖若未程侯崇尚之心然樹之風聲著之甲令所以振邦人而遺後賢者多矣夫不知先生之學焉者蔽也自謂曰知而身實違罪浮于蔽也甚矣某雖不敏尚願與邦人士交勗而光紹之乃名其後堂曰辨志嗚呼此先生之所以泣白鹿諸生也我邦人士庸亦重有感于其心乎于錄之成也書之

送學憲少湖徐公入補洗馬序

少湖徐子尊良知之學以教我江右維茲多士旣靡然嚮風矣聖天子重簡官僚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念皇儲方冲非知聖學者弗宜而洗馬又詔之以經而納諸道者也于是再易命而徐子與東廓鄒子並拜司經海內厭望焉少湖以書來別明水子追而送之弗及則申言以貽之曰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非能加毫末于其性也童蒙

之吉以其去赤子之心未遠也無聞見以滑之泊乎其未  
兆渾乎其若未琢之璞善養之則其復聖也不勞矣唐虞  
以樂教胄子而三代因之蓋取諸此也是故養蒙者致一  
以感其良心而已二三其德則將以不肖之心應之故曰  
初筮告瀆則不告其曰筮使民如承大祭之義也而况于  
道儲君乎非一德剛中其孰能與於此自孟氏沒而聖學  
亡濂溪明道始尋其宗而象山慈湖繼其緒然遇神理之  
英明而道終不行何哉彼其春秋盛而聞見錮無復童蒙  
之虛純欲盡洗其積染而還其初心勢固難矣是故格心  
之于養蒙也遠矣自是而後道術益裂于天下所謂多學  
而識義襲而取者世儒虛排而實宗之又數百年而先師  
陽明夫子出始揭良知以纘羣聖之宗而親炙若東廓私  
淑若少湖温易精粹皆其傑然者也乃受知聖主以究先  
師之業固四賢所不能遇也茲非千載之會邪是故二子  
之行重矣昔四皓隱者才非出于漢廷諸傑也然不動聲  
色一出而格高祖一念之非以安漢羣才莫敢望焉者何  
哉彼其素有以奪人也况有道者哉二子其必有以揚天  
子之休對天下之心矣多士不亦與有終哉乃并以貽東  
廓氏

郡侯玉洲陸公入覲序

刺史古諸侯也秦郡天下以降雖守刺靡常然與天子分  
土而治寄千里生民之命視古一也惟季世牧守屢易俗  
方異而令人殊甫驅民而吾從則代者且至而變革之矣  
民惟奔命之不給囂然靡所適從其又何利之受而善之

嚮耶然世之所謂才知者又每好煩其令以新民之趨非是若無以起其聲者嗚呼此天下之治所以日入于偷也是故君子之于政命也苟非無不刊之利使後賢足法焉則莫若循其故而慎發之猶亡紛更之弊足與民相安于無事也吾郡侯玉洲陸公醇謹長者溫然與物無忤其刺吾撫循循奉職務與民休息一無所更張守務自信不務標暴其名獄惟其當不惟其敏耻峻法以讐下粉飾治具以要上故僚屬得赦其忠百姓得輸其情頃大饑六邑恟恟公鎮之以安靜乃請悉公廩平糴之而後貸諸富室民甚賴焉故隣境皆寇亂而撫獨免豈非所謂其政悶悶曰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者哉庶幾豈弟之遺風矣於是將述職之典以行貳監殷輔彛齊黃公而下豫餞于東川之津子獲與從焉相與登彩鷁凌秋水乎中流酒行樂作間歌別調于是彛齊子瞿然興實爵而追賦蓼蕭之二章西河賦裳華鶴山賊采菽龍渠賦彤弓子亦賦淇澳之首篇公皆拜而酬爵賦小明之亂以答之越三日公則信邁諸大夫屬叙贈之辭不獲命乃述公之德政復第諸大夫之賦而申之曰夫君子之入覲也爲龍光而有譽處則車服之庸弓矢之錫斯至矣終之以睿武之晚德則古諸侯之盛者也而公以靖共正直處勗則贈處之義于是乎脩矣請遂書諸縑以相公行

送別駕江潘公擢貳紹興序

會稽僻在東南海隅而屹爲南鎮與中州五嶽並雄者以禹嘗會諸侯于此而舜之支庶封焉故其地有舜禹之遺

風夫以鎮山之靈而又有大舜之風百世之下宜有毓靈  
風聞而興者然春秋以降越徒以伯抗雄中國而漢晉以  
來嚴朱王謝以文學風流被江左曠數千載至我國家文  
明之盛而後陽明夫子復出乎其間始得其精一之宗以  
風天下何其久且艱哉陽明夫子之興也昭揭道心以息  
滄說若大明出而燭火熄使途之人皆可爲豪傑之士景  
從雲集趨會稽而受業者真若登舜禹之庭以川之不肖  
亦獲與聞緒論焉今夫子沒且二十餘年而風神鼓舞聞  
而興者猶環起于海內未已也而况負豪傑之資得吏于  
其土者哉羅江潘公白沙鄉人也其舉于鄉也以文學倅  
吾郡美政姝績未可數而稱也然皆未足以盡其豪傑之  
志公在里時于白沙之道德風韻蓋已童而習聞之繼以  
守土屢謁象山康齋之祠而景仰其風烈固不必如白沙  
之擔簞羸糧而至也其所感而興者不旣多乎余每見公  
言必稱白沙嘗因試諸生與論天人合一之端未竟其說  
而公尋奉臺移有事旁郡余亦卧病杜門者數月比其反  
也則擢貳紹興之命下矣余方惜公之別而又慶天之厚  
公得吏于其土也公將旅于南鎮謁禹廟以及陽明之祠  
其對越聖神所以感發其衷而觸其機者必有精進于前  
者矣退而欲得其人也則吾友有龍溪王子與緒山錢子  
者偏得陽明之道居于雲門禹穴之間干旌在郊其必有  
以畀之矣公誠取諸山川神人而宿于道德也則自貳郡  
以至顯擢其所發宣樹立必皆位育參贊之業矣豈直與  
時之廉吏能臣角殿最哉夫天數成之而弗自任以道是

謂負天可與共立而不胥訓告是謂失人以公之英邁其  
不負天也較然明矣余敢失人乎故于其別也坐進此說  
亦庶乎以拱璧先駟馬哉

壽周太夫人應氏八十有六序

峴峰因于掌撫教者六年士方向風一日念其母之老也  
浩然有歸志郡守擴齋曾公而下咸固留之而周子思不  
寘諸生乃造明水而請曰師日以不得歸養爲戚先生其  
所畏也誠得一言往爲母壽庶幾少慰乃心而緩其歸圖  
他日捧檄歸娛徐決行止此諸生爲天下惜才之心也乃  
若得久于其教諸生有私幸焉明水夷然咲曰諸子言則  
美矣其爲周子謀則迂也母子之愛天性也不可解于心  
周母八十有六矣吾聞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周子

擢不過爲郎已耳顧欲以易之惑矣而况于予言乎君子  
愛人以德而成其美吾敢爲姑息乎哉雖然周母之壽則  
奚容于無言夫尊高年所以老吾老而况同志者之母乎  
而又况其賢者乎吾聞母其少哭親也幾喪明歸于周建  
事舅姑甚順事伯姑如其姑二族稱孝焉以寬濟夫子之  
嚴和姊姒而化之鄉黨稱順焉使其子就仁賢獲聞聖人  
之學國人稱慈焉其無妄言遽色不苟取不責報可謂貞  
而惠矣菲衣食而豐賓祭可謂儉而中矣六德在躬不亦  
賢乎是可頌也已夫頌雅之禱祝及於婦人者鮮矣惟昔  
魯僖公修闕宮之教以及宗廟國人樂而頌之曰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聖人筆之列于商周之間是魯公之所以顯  
其母也今周子聞良知之學身致多士則所謂敬明其德



匪怒伊教者。其殆庶幾乎。多士方思克廣德心。則樂其有  
壽母而歌頌之。豈得顧後于魯人乎哉。昔者孟母三遷而  
近學宮。曰是可以居吾子矣。以得習于禮樂也。而孟氏卒  
成大儒。况居處學宮。司禮樂之教者乎。故周子雖遠于養  
母老而安之者。孟母之志也。然則周子之所以成母志者。  
豈直以歸養爲足乎。夫昔之賢母有之也。若夫壽夭錫之  
也。使母之媿美孟母而壽之于無窮。是則在周子已矣。

宜黃河口李氏族譜序

嘉靖庚子予延蓉山董君傳長兒本明水山中董携其徒  
李子明時明英偕性質醇敏余甚器之自是往來予門下  
問學者歲不絕因詳其家世之盛知河口李氏者禮義之  
族也辛酉春仲二子過余再拜而請曰吾宗重修族譜敢  
以先生一言弁諸首且與有以詔吾後之人余謂君子欲  
隆孝敬以重本源敦雍睦以齊子姓莫大于崇祠祀明譜  
牒今子之勤斯役也其知所先務哉廼爲之序按譜李之  
受姓其來遠矣粵自有熊國君至臯陶爲理官子孫以官  
爲氏老聃之生以李易理秦漢魏晉代產聞人唐高祖淵  
季子元嬰爵封滕王爲洪都刺史滕王子震遷撫之桐林  
嶺震子環遷宜黃之湖坪環子四戚守故土成居菱源武  
威各徙南豐至光祿廸乃由南豐凡再徙而居今河口遂  
爲河口李氏傳世旣久胤序蕃昌環茲土而宅者星聯棋  
布濟濟雍雍崇文教尚敦朴庶而有序富而有禮僕焉爲  
吾邦望族噫盛矣至元庚子有敏學者嘗自譜之永樂甲  
辰彥清氏再修焉迄今且百四十年矣譜其容以無作乎

今觀李子明時之爲是譜也氏族之源流遷徙之脈絡世  
派之聯續生卒之年月墳墓之形勝祠宇之建置以至男  
女嫁娶祭田祭器紀綱條教靡不詳書而脩載焉其庸心  
亦勤矣後之孫子雖不信也一稽譜而親疎遠邇長幼卑  
尊枝分派別井然不紊所謂重本源而齊子姓者其殆庶  
幾乎嗚呼譜茲成矣吾何以詔之哉蘓明允氏謂子孫之  
繁庶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河口之李吾不  
知其幾千指矣皆一體而分者也聖人之學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是故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  
贊位育皇皇汲汲不敢暇逸者凡以自盡其性以達其一  
體之仁耳矧族之人實爲一體而分者乎故不知所以睦  
族不知所以成身也族有一賢者出焉是吾身元氣之所  
屬也則相與調養而保護之一不肖者出焉是吾身邪氣  
之所干也則相與藥石而針砭之舉凡安危休戚皆如疾  
痛疴癢之切其躬則一體之仁肫肫乎達于九族而成身  
之功斯其至矣不然情與塗人等耳譜牒之修具文焉已  
耳奚足多哉余卧病久謝絕筆硯于其請也力疾書此以  
貽之李之父兄子弟寧不有聞余言而躍然者乎是舉也  
倡義效勞者七十八人具刻名于左方

記

約亭記

理國其猶理身乎自一心以達于百體神氣靡不貫疾痛  
罔不相關經絡繁殊各有攸屬善治者必分經別理而刺  
之然後元氣四達而膚革充盈善刺國者何以異於是昔

周公經理王畿以極邦國鄉遂大夫受法于司徒而頒諸其羣吏自州縣等而下之比隣相糾受和親有臯奇表則相及其長主之至于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則自閭胥上達以去民遠邇為疎密故下易守而上易知其追胥竭作則以師旅起焉是條理至精而其操至約也蓋周公以元聖之德行其一體之仁其視奸惡之伏于閭里也真若邪氣之客于經絡甚者若癰疽之發于肌骨足以壅遏元氣而危吾生故必刺之使散毒之使潰而後已也其道之遷善遠罪也真無尺寸之膚不愛惟恐滯于邪毒而變為癰疽也故其仁化之洽淪肌膚而浹骨髓至于比屋可封雖後王衰亂民心固結于禮義而不可解以其理之者素而養之者深也自秦郡縣天下而王

教絕然秦以相收連坐之法始伯業固已竊其法而虐用之後儒悲王政之熄有達而為保甲以行諸天下有窮而為鄉約以試于一鄉明道之為邑亦嘗立保伍法治焉要亦祖述周公而變通之以趨時皆足程於後世郡侯廓齋曾公酌行鄉約之法重以清介方正之操身為民軌無一人言得以撓其確然之意豪黠之奸法則即一二甚者痛繩之而又數與諸生講周孔之道崇陸吳之學以風境內謂宜約化之行不止循良之治而已也然或奉行之弗力委任之弗中不副公志而顧為約病者有矣或迂其效而遂欲沮格之夫中才可道而上下者世恒八九也撻記書識虞則然矣况在叔季獄訟得參稽焉今比隣之寇宄官府不得盡聞者是籍惡之應虛也約之本法豈端使然哉

若謂國制夫家爲甲甲十有長而復舉耆老一人兼制之  
 凡其里之小紛得分理焉祭祀讀法則有醜知奸弗舉則  
 罰同亦周官之遺也則一申明之足矣夫今之坊里豈祖  
 宗之舊哉困于其役而弗振散而之四方者十不知其幾  
 矣卽有苟存其世者官府固奴畜之欲槩使之導民易俗  
 得乎哉吾將新其視聽而作其志氣重其人以利道之斯  
 其爲體國艾民之令術從周而善述者非耶臨川五都約  
 所在前坪梵宮約正黃汝翼與其里之諸生聚謀以先師  
 之主介于象教非所以尊道重禮乃構亭于佛殿之後公  
 勸農或至焉猶然而嘆曰亭則美矣異日將不爲僧有乎  
 已而黃子捐地一區更築之繚以周垣翼以兩廡而門其  
 南于是鄉之老稚肅然改觀知嘉會讀法之有定所鄉之  
 脉絡始相通焉公雖遷去茲固後賢所做也異時鄉約化  
 行其必自茲亭始矣工既請祀余邑人固一體也不敢愛  
 其言亭經始于嘉靖癸卯六月十五日落成于八月廿一  
 日東西五筵其深殺三之一是役也約副傅良弼相其成  
 車璞程其工捐金有差如約士詹賢達輩者具刻名碑陰  
 以志其義

議

宗法議

明水子曰大傳所載宗法諸侯國族之制非通禮也夫惟  
 諸侯族人不得以戚戚君位故命別子爲之宗于是始有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禮非大夫士之宗道也支子爲大  
 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不敢奪宗也然則大夫斯戚之

矣又奚以別子為哉苟以嫡長為祖則非別子繼別之義矣周禮大夫三廟不及其高有禱焉為壇祭之繼高之宗五世乃遷則小宗且踰大夫矣而况于大宗乎惟國族重以君命故大宗得擬于大廟小宗得亞于大宗而不以為僭也今大夫且不得為者而士庶得通為之禮固如是舛乎哉且別子有君命矣又以公族得為卿大夫爵祿不絕于朝輔宰具備與國咸休于是始可以世統宗人雖百世而莫之違死為之齊衰三月大夫以下至士庶之家遷徙零落勢固萬有不齊矣欲比而同之得乎世儒不觀會通鑿用經禮欲通公族之禮于士庶至不可行委罪世道不亦惑與夫士一考廟王考無廟而去之王考為鬼庶人無廟而禰于寢周公非以薄為道也程叔子曰高祖有服安

得不祭其家却祭高祖是士之祭高自程氏始也德厚者流光位卑者禮殺上下有等夫祭豈以服制邪一廟亦及高曾於禮無之同堂異室君子之所以陋漢也苟侯國宗法下達則士庶當直為五廟不宜復沿漢制而重殺之然後世儒者終不敢為而易廟以龕者是必有制乎其心者也周大小宗本法果如是乎哉然則吾安所適從也夫諸儒之議我明姑采而頒之附于彝典自公卿達猶明禮也夫君子之事其先也不得為而為之是誣其祖也其失也僭得為而不為是儉其親也其失也薄是故宗祀四世身祀四宗吾從時制焉耳而不敢立大宗焉禮有大宗而無大宗而後之士庶乃欲冒為之甚矣然小宗日分則族散而莫之合也於是竊以議起立始遷之祖之廟而弗宗焉

世以族之長而知禮內外具官者歲率羣宗一祀之或猶恐其謙于大宗也曰是亦不遷也已又烏在其異乎曰不祖別子不世其宗享不脩時祭無適主主不統族又烏得同于大宗乎歲一行之亦幾於壇之矣且古祀族厲夫始遷之祖顧不重于族厲乎是故繼高之宗羣分于下而支派明矣始遷之祖獨統於上而本原合一矣是故欲報本追遠敬宗合族勢可行而禮不尙者斯其庶幾乎若今之公侯伯則可以尊宗而立大宗矣我曰古宗法爲統生者耳

### 墓表誌

巡撫延綏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溪萬公墓表  
嘉靖癸卯正月某日余友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五溪萬

公卒某月某日公之喪至自宜君余病足不能奔吊乙巳十月塋于邑南單峰之陽又不能會塋厥翁台峰公以何子德微之狀來使表其墓病未秉筆明年春足瘳始躬拜墓下且宿草矣尋入會稽汪子子宿與遊天台雁蕩具述五溪督學時風誼相與追論夙昔感慕欷歔因念久負台峰公之委比歸遂撰述之公諱朝字汝信所居前有五溪因以爲號學者稱五溪先生世祖壽軒爲元承事郎自某處避兵江南家進賢之折桂里曾祖某以鄉舉爲大理教授祖某以進士累金華知府封府尹俱贈右都御史金華公三子台峰其長也由進士歷延平知府配吳氏贈恭人次卽治齋諱鏜南京刑部尚書季諱鏗與余同年鄉舉吳以弘治戊申某年某月某日生公舉正德辛未進士其魁

禮闈則陽明王公識之也壬申授寧國推官戊寅以臺諫  
微時台峯公爲御史公固避授儀制主事乙卯武廟將南  
巡公及吏部夏子于中慮有濠變卽同疏諫留余時在太  
常亦附名焉而兵部黃子伯固陸子汝亨亦同時上六事  
語尤剴激于是五人者俱下獄已而舒子國裳與子宿率  
同館朱子守忠率臺中暨諸省曾俱相繼伏闕諍之上益  
震怒復繫後疏者獄已乃悉拳梏廷跪數日杖而謫之汝  
亨死焉而公與余四人者削爲編氓于是駕亦中止先是  
斃于杖者十餘人及獄中聞命余因遍察之其不懾者多  
憤激夏子亦奮而具書遺屬後事獨公與伯固及張子維  
喬神色自如後得生還往來論學益密上嗣極復諸謫者  
官公尋擢本司員外郎遷主客郎中調職方甲申推浙江

提學僉事丁亥擢副使提學如故庚寅擢本省左叅政爲  
忤者所中調廣西繼擢本省按察司甲午擢陝西右布政  
尋轉廣西左戊戌丁繼母胡恭人憂辛丑服闋補陝西未  
幾擢撫延綏自推官至巡撫所至有政績賢聲澹素不渝  
如一日臺臣論薦無虛歲御史潘公倣巡浙時薦之曰學  
覩聖賢之奧才兼儒吏之全則知公尤深也其在主客見  
邊夷競貢濫惡取內帑厚直以爲常公裁之過半歲省縑  
幣數萬外人莫之知也余後承乏得取則而觸類焉其在  
延綏布德明令得將士心而寢邊謀至於募健卒以補缺  
伍相邊地而稼穡之得晁趙之遺策焉壬寅秋言官論邊  
事當路以公風土弗宜得旨改用邊人留之不得道中寒  
疾卒于公館享年僅五十有六公天常甚厚外和內明博

學精思存心經濟樂以經術迪後進與物無相劇刃習處者未學見其忿怒之色故孝友著于黨間忠信孚于寮友豈弟宜于人民節義高于縉紳而器度備于天下無知愚知不知莫不信而慕之人以爲司馬公之流乃不得大用以究其志君子惜之公嘗語章子汝明曰吾生無他長惟紬繹義理真若芻豢之悅口蓋公旣光承家傳而復師事陽明益厲志聖學居浙歲久所見日精曩余吊公商論格致之旨坐忘夜分蓋克乎其有得也其文章悉根於道而嚴健雋永識者服之然多散逸諸孤方幼未暇哀集也娶徐氏封恭人先公卒初公艱于嗣而徐少樛木之風台峰公患之俾余讓以大義後道遇公言之公曰吾非不知欲俟其自化耳余咲而迂之後以副室丁生橋及棣而胡生

柳徐皆及撫之則所謂化者豈欺我哉余觀諸孤秀發必有世其家者公位壽俱不究德食報者庶其在此

李節婦陳孺人墓誌銘

節婦余諸姑也世居城南之仁孝里王父孟淵府君王母聶生先君兄弟姊妹八人而姑爲季性慧而貞柔而立笄歸城南李君芳三年而李君卒姑哀毀幾絕已而生遺腹子曰義姑矢死抱節雖免喪亦屏脂鉛終身不御華麗非疾病未嘗一日廢紡績始族人欲奪其志不可則時肆凌鑠先君與別駕叔父迎遷于別館以保定之義長教習舉子業不成去爲椽亦莫之竟姑卒餘二十年義不能塋先君臨終囑不肖曰吾所遺憾者惟寡妹在殯耳吾家有衆山在南垆之金錢源可塋也汝其終吾志不肖繼遭大變



僅存視息數年乃克終先隴之役始使人相之則山已爲  
近民所竊鬻而侵塋者久矣顧其中隙地尚廣可塋乃卜  
以是月某日窆焉其兆向辰川也謹誌其畧嗚呼姑之貞  
節人無間言然不爲駭俗行故不競傳其時有司亦莫有  
上其事者旣沒則法不得舉故不獲與旌門之典嘉靖初  
上欲加恩海內令臺省上當推者時川待罪儀曹嘗與末  
議謂茲旌格必踰五十者慮弗有終也沒則固完節令終  
矣乃顧不得舉是法不及亡非崇褒節義之全體也當令  
無間存沒議上可之竊意姑之潛德自是升聞而四方應  
者紛及洪武永樂間真贋漫不可考尋復罷則姑雖欲一  
與史志其道無由矣然責在不肖何敢使姑善不彰故直  
書其事爲之銘使其言足信於後世亦可竊比于野史矣

姑生于成化某年月日卒于正德某年月日義取楊氏多  
男子而皆殤今存者惟一曰廷貴銘曰弱齡剛志苦節恒  
真國典所遺鄉評則信相彼冒竊粉飾真孰與實浮可  
質鬼神歎銘一室信史千春

書

答程習齋太尹 甲午

春初辱枉教深服英邁顧恐言無倫次坐孤下問之誠元  
貞來乃聞推許過情良增愧惕近復拜書儀之辱謙虛有  
加焉蓋禮益卑而不知其知之口崇也所謂投間之私每  
乘喜怒而生尤見自訟之實民務倥偬中而能精察若是  
可謂篤志者矣倍用降嘆然喜怒哀恒情也而中節焉則君  
子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何私其能乘之苟其不中喜

怒卽私也又何待乘之而生故君子之學求喜怒哀樂中節而已矣節也者非有豫定之式可以求諸師友簡策而得也吾心昭然權度隨事著見有不可過焉者所謂帝之則也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除而于道亦思過半矣顏子之好學惟在不遷於怒而王佐之道脩焉舍是又安所取衷哉記曰軍旅斧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怒一也聖人至飾之軍旅斧鉞而不以爲過衆人徵諸聲色著之鞭笞而或不免于濫焉毫釐之間誠不可不審其端也大人之平天下平其好惡而已矣無有作奸作惡固蕩蕩平平之王道也苟君子之學惟在乎其好惡

則簿書期會之間何莫非吾立誠之地哉來諭謂體認天理雖簿書不以爲累似亦微失鄙意猶離道器而二之也蓋卽簿書而求盡吾心焉所謂洒掃應對上便可至精義入神斯致知之學也已世之君子之于簿書也卑者旣逐沒以爲精勤而不能以自拔高者又復厭棄以爲長物而莫之順應則亦烏能得其廓然大公之本心哉昔象山屢答慈湖之問殊未了然一日因舉扇訟以啓之而始大悟以執事之高明生慈湖之鄉尹象山之邑而拳拳斯學也若是宜必有以啓之者矣尚俟他日躬造請其所以大悟者同郡友朋金谿爲盛固先師之風而吾執事鼓舞之機亦不可誣也山中近會俱承以力送之非獨谿人感匡翼之勞而不肖亦與受惠教矣敢不併謝諸子還附此奉復

雖已覺多言然猶不盡意也

簡少初徐司諫 丙午

比足少瘳乘興入浙道遇貴同年見湖萬子乃知榮擢首  
科欣慰無量君子之學非樂其不見知也其遜世無悶亦  
並行而不相悖耳吾兄之擢不可謂非知遇也知道者廣  
布廟堂之上其所以默扶世教蓋有不在章疏之間者顧  
其用心小大何如耳相知之淺者咸以直言望吾兄僕未  
敢以爲言伯淳曰使人謂之啞御史亦可且只是格君心  
則是撫拾臣下短長塞責者此特成其私耳雖然志必有  
所存而後可也今于格君心之責且緩則所以爲天下計  
者將安在乎吾願吾兄堅志遠圖以成其大毋徇時流近  
見期不孤知遇耳至其大不可安始當以去就決之可也

客途無以寄賀乃先爲此迂論者亦相知之深信意漫語  
不自知其過也張浮峰久於此學當必透悟朝夕同事幸  
無忘相成之意龍溪久在常弟亦遂如武進併訪荆川念  
菴前亦從匡廬下金陵或合併武進未可知也緒山乃弟  
行便布此奉候不盡欲質

簡羅念庵先生 丁未

小僮還奉手教愧悚久之弟雖罷駑不足取信亦不意不  
相亮一至此也鄙見嘗謂身譚道義而顧使其子曰攻利  
祿之媒實切耻之近見兄上根真悟一切凡情世味解脫  
淨盡心獨畏服爲小子擇師在同志中無踰門下者故使  
不遠千里服役山中日就陶鎔庶幾得少益父愆耳豈敢  
以舉業累門下哉小子自幼學以來未嘗理會傳註曩延

明先生集  
卷七  
蓉山山中兩載始令學作古文一二篇前歲延吳秀才傳  
之亦同志篤行之士力勸習此以爲無妨始令隨衆作務  
終歲亦未嘗課督之故歲亦已寘之矣小子年已弱冠不  
使之入學正不欲以得喪重奪其志也苟其學成德立果  
有用世之志則徐治之如象山所謂飾見君之羔雁亦未  
晚也今無其志而徒使精其業不亦自賊其子耶乃敢復  
使越疆以來速化之術其愚悖亦甚矣前見同志授徒習  
此雖其隨緣化度志有所存然救十于一千百亦非愚陋  
所能喻也敢重以此累公哉而重啓來疑無亦以謀諸南  
玄之說邪他日可相質矣尚與姑留館下日親道化則動  
靜咲談無非教也豈必談經授業哉承天池九華之約尚  
在秋冬間其時携以東下弟當趨會劍江之澣裏糧相從  
或挾以隨行或使之歸省亦有半載在春風中當不孤初  
念也道義一體之愛幸終亮之近見尚容面質醉後草草  
不盡

與平野朱刑曹書

壬子

敦江來辱書惠感慰無量且知其時有尊堂太夫人之戚  
遠道無便莫致賻吊良負耿耿書中平易質實無一浮言  
具見誠心直道迥出流輩而安貧篤行不變於俗貴同年  
同寮亦往往褊服甚慰期望之心爲之欣說恨無緣相聚  
傾倒一致贊襄耳近聞讞獄兩浙以君子之心而奉寬恤  
之命其所平反生活必多第不識一一中節否耳近時尸  
此任者多主於故出情有所倚未免過中乃至於縱奸惠  
匿甚非所以佐聖明中和之治也不知吾子于此見得何

如噬嗑以明罰勅法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而賁以明庶政毋敢折獄則刑獄之難聖人蓋慎之  
非德性至明莫勝其任先賢云虞庭羣后惟臯陶竄明長  
于知人則君子之當其任者當隨事以學求盡其心庶幾  
德業日進可入聖人之域矣不知敬慎以臨之其能得明  
允乎哉吾子于此其自有日進而自得者矣幸毋惜示惠  
也

簡霍涓居伯巳丑

川自戍海以來簡廢世事道誼故人如執事者亦缺修問  
爲罪多矣近附到常山書捧讀數過辱念及老親感激泣  
下海內相知孰有不遐遺如執事之德之盛者哉川自念  
亦素有志不達時變自速罪尤方痛自懲艾無以謝于明  
或挾以隨行或使之歸省亦有半載在春風中當不孤初  
念也道義一體之愛幸終亮之近見尚容面質醉後草草  
不盡

與平野朱刑曹書 壬子

敦江來辱書惠感慰無量且知其時有尊堂太夫人之戚  
遠道無便莫致賻吊良負耿耿書中平易質實無一浮言  
具見誠心直道迥出流輩而安貧篤行不變於俗貴同年  
同寮亦徃徃稱服甚慰期望之心爲之欣說恨無緣相聚  
傾倒一致贊襄耳近聞讞獄兩浙以君子之心而奉寬恤  
之命其所平反生活必多第不識一一中節否耳近時尸  
此任者多主於故出情有所倚未免過中乃至於縱奸惠  
匿甚非所以佐聖明中和之治也不知吾子于此見得何

如噬嗑以明罰勅法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而賁以明庶政毋敢折獄則刑獄之難聖人蓋慎之  
非德性至明莫勝其任先賢云虞庭羣后惟臯陶竄明長  
于知人則君子之當其任者當隨事以學求盡其心庶幾  
德業日進可入聖人之域矣不知敬慎以臨之其能得明  
允乎哉吾子于此其自有日進而自得者矣幸毋惜示惠  
也

簡霍涓厓宗伯 巳丑

川自戍海以來簡廢世事道誼故人如執事者亦缺修問  
爲罪多矣近附到常山書捧讀數過辱念及老親感激泣  
下海內相知孰有不遐遺如執事之德之盛者哉川自念  
亦素有志不達時變自速罪尤方痛自懲艾無以謝于明

時况今病軀杖腿甚苦陰雨瘴嵐雖在壯年藥無虛日豈  
復有他念哉但二老在堂日夕憂念則誠有如來教者得  
資餘力斂役荷爰終侍菽水豈非極願哉第恐執事大公  
之心未明于人則川以干謁之議累門下矣然亦豈敢以  
小嫌虛高誼耶况今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匹夫之獄必得  
其情勢誠欲使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而川辱從王臣  
之後顧獨抱冤海角爲聖明之累豈敢愬然自喑以懟君  
父哉執事大意欲詢玉之有無則夷人未始失玉也通事  
誣奏凡三疏亦未始言之且曰夷人誣言則事可思過半  
矣緝事者訪鵝湖有人饋玉疑出于川鵝湖白而川竟坐  
豈非所謂火及池魚魯酒之薄而邯鄲之圍耶海角餘生  
天日益遠惟明公調元弘化使川得爲一太平民受賜多

陳明水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五言律詩

遊焦山

滄溟門戶在白日古今流徐市求何藥焦生得此丘潮還  
山石長江沒海雲浮煙樹如招隱霜蘆獨繫舟

聞命戍海別獄中諸公

風塵慙作客狂狷更逢君轉覺青山貴空悲白日曛鳥啼  
天末樹劍拂海東雲惟待秋風起登高望鴈羣

觀釣

水落碧潭澄溪翁釣武平山迴風艇正煙淨雨蓑明自放  
滄浪湖遠近渭水名忽看鷺鷥起天際羽毛輕

登鎮海城之二

聖世今觀海，狂夫此荷戈。龍宮通弱水，蜃閣接蓬壺。盡日孤帆見，長空一鳥無。狎鷗從散髮，縱酒誦康衢。

觀海之二

江海多蓬矢，東南一戍樓。周天低漫浪，大地靜浮洲。鸞向三山下，鷗從萬里遊。鷗夷何似者，先我弄扁舟。

鸚鵡之二

鸚鵡禽中秀，能言已獨奇。相輕便隴俗，見貴苦南移。楚國彌衡賦，吳江太白詩。莫嫌經品藻，千載托名垂。

雁至之一

賓雁來何晚，南飛掠客舟。本乘時序動，豈爲稻梁謀。風捲寒聲迥，雲同暮影流。沈寥天萬里，藉爾點清秋。

蠅虎

行舟便晝臥，撲面苦秋蠅。憐爾解人意，擒渠亦自能。食讒終勝虎，擊狡未論鷹。祇恐營營勢，孤才或不勝。

譙石

偶作泛舟行，秋深江水清。山迴譙石驛，樹隱豫章城。夾岸丹楓轉，衝船白浪生。朔風何事急，鴻雁日南征。

七言律詩

歸舟阻風

澄江風急白沙飛，偶上沙堤歷翠微。坐羨征帆騰逆浪，忽驚鷺鳥下斜暉。千章樹色圍村屋，百里山光照客衣。莫聽舟人訟風伯，興來隨處是魚磯。

九日承聶雙江代巡携宴西禪寺同高侍御郭水部



席上限禪字韻

幽棲吾亦近逃禪九日高風下遠天卽對蘭花元勝菊况  
逢竹葉正如泉霜臺道氣懸秋月水部詩名動早年日暮  
忽聞歌古調牛山落木可凄然

至西禪又懷聶雙江柱史

靈峯穩臥水雲寮驄馬高風獨見招春鳥好音時出谷靈  
舟薄莫正乘潮山城畫角年來緩野殿鐘聲月下遙應有  
精神凌寶劍坐着星斗動雲霄

哭陽明師

德旌初格有苗回萬里悲風禹穴來神武邠應天柱折人  
文重見泰山頽江寒仙蛻歸千里歲晚哀歌動九埃却憶  
故園刪述處草堂空對越王臺

歲除接恩詔許還山二老兼有侍養之典志喜之一  
百年至日遇天恩萬里春風度海門北極朝廷明日月南  
郊典禮定乾坤使星滿目臨分野遷客驚心得故園便向  
煙霞收寶劍飽從樵牧倒山尊

從大關行遊武夷山

武夷雄鎮入閩宗炎海來飄九曲蹤衣轉洞天牽薜荔槎  
飛河漢撥芙蓉丹厓日射仙人掌碧水雲依玉女峯信有  
隱屏如岱岳莫年風骨欲騰空

康太府招宴雙江樓次璜溪丈人韻二首之一

萬家山郭帶雙流止有飛雲千尺樓領蓋獨登康樂宴憑  
軒誰抱少陵憂頓令五月無新暑下見羣山識舊遊詞賦  
已經開氣象干城今復仗公侯

天池遊眺讀先師題刻

五老垂衣坐紫霄  
天池僅在五峰腰  
寒溪翻雪雷長鬪  
夏木舒晴暖尚遙  
雲起粵甌皆北擁  
山隨江漢盡東朝  
仙翁一過無消息  
遺得清歌入洞簫

